

## 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 第四十三回 楊元帥上本劾奸 龐國丈巧言惑主

卻說沈達進京去了，楊元帥心頭氣惱，又覺可笑。笑的是範禮部設成妙計，孫武已上了圈套，惱的是不遂其謀，被莽夫弄歪了，不得不將焦廷貴一併解回朝中。縱有朝廷議罪，也必懷念開恩，又有祖母余太君周全，管保無礙。範爺長籲一聲道：「都是這莽匹夫將機謀洩露，雖有太君包庇無妨，只懼老奸賊又要興風作浪了。」楊元帥道：「事已至此，縱然朝廷制罪，只可聽其自然。」狄爺也點頭嘆道：「內有奸臣，實難寧靖的。」楊青道：「從今大事，不可重用此莽夫了。」不表邊關一番忠良話，且說沈達趨程，沿途無阻，到得東京地面，未進王城，先想道：若將二人解進王城，聖上未知，奸臣先曉，倘或被牠譎弄起來，便不穩當了，即於相國寺將二架囚車悄悄寄放僧房內，著令兵丁看守。其時天當中午，處置停妥，先往天波府內投遞了元帥家書。余太君拆書，從頭細閱，冷笑一聲道：「龐洪何苦施此毒計，雖則如此，只好將別人播弄我府中人，休得妄思下手。」太君吩咐備辦酒席，款待沈達。當日眾夫人也知此事，即差人到朝中打聽消息，倘有乾系情事，即要報知。

且說焦廷貴將孫武大罵奸賊不休，一程出關，也是大罵喧嘩，是日在相國寺中，更吵罵得厲害。孫武欲待通個消息於龐府，無奈隨行家將人等，都被楊元帥留在邊庭，並無一人在身邊，只得忍耐，由那焦廷貴痛罵，且待來朝龐太師自有打點，這且按下不表：

至五更三點，萬歲登殿，百官人觀，朝參已畢，文站東邊，武立西側值殿官傳旨已畢，忽有黃門官奏知萬歲：「今有邊關楊元帥特差副將沈達齎本回朝，現在午門候旨。」天子聞奏，想道：朕差孫武往邊關查察，尚未還朝，楊宗保緣何又有本章回朝？即傳旨黃門官取本進覽。不一刻已將本章呈上禦案。聖上龍目細細觀看完畢，又向文班中看看龐國丈明白他貪財詐贓，便道：「龐卿，楊元帥有本，你且看來。」國丈領旨上前在禦案側旁細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原任太保左僕射、統領糧餉軍機大臣、兼理吏、兵、刑三部尚書罪臣楊宗保奏：恭仰先帝洪恩浩蕩，職任邊關，將近三十載；復蒙吾主陛下加恩，奚啻天高地厚，雖肝腦塗地，難補報於萬一。臣銘心刻骨，頗效愚忠，敢替先人餘烈，以紊六律章程；茲奉欽差工部侍郎孫武至關盤查倉庫，臣即遣旨將倉庫悉行封固，恭候稽查。孰意孫武陽奉陰違，詐贓索賄，倉不查，庫不察，稱系龐洪囑托，言每年應得饋禮五千兩，共合銀十二萬五千，而孫武索送七萬五千，有即以二十五年計每年三千兩不為過多之語。依允即不予盤查，不允則回奏倉不虧為虧，庫不缺為缺。當時臣不遂其欲，在帥堂吵鬧一番，部將焦廷貴忿忿激烈，不遵規束，毆辱欽差，與臣例應並罪。惟臣職領邊疆重地，不敢擅離，先將孫武、焦廷貴著沈達押解回朝，恭仰聖裁定奪。臣在邊關待罪，恭候旨命。謹奏。

龐國丈看罷大驚，想道：只說孫武村乾能員，豈知是個無用東西，今日駕前文武眾多，叫我如何對答當今？只得奏道：「陛下，臣伴駕多年，深沐王恩，豈肯貪圖索詐。前蒙陛下差孫武出京，何曾有言囑托？況今孫武現在，只求萬歲詢他，便知明白。楊宗保刁詐異常，自知有罪難逃，誣告謊奏，無證無憑，希圖搪塞，況他縱將行凶，將欽差辱打，顯係恃勢欺凌，伏惟我主明鑒參詳。」天子道：「龐卿平身。」即傳旨焦廷貴見駕，當駕官領旨宣進，焦廷貴昂然挺胸，踩開大步，直至金鑾殿，全然不懂三呼萬歲見駕之禮，高聲道：「皇帝在上，末將打拱。」天子見他如此，也覺可笑！早有值殿官喝道：「萬歲駕前，擅敢無禮，還不俯伏下跪麼！」焦廷貴道：「要我下跪？也罷，跪跪何妨。皇帝，我焦廷貴下跪了。」天子倒也喜他耿直，知他不會說謊，便想先細細盤詰他失去征衣之事。

當日聖上緣何不問毆辱欽差，倒盤潔起失征衣之事？原來法律重在起因，毆辱欽差原由卻為失征衣而起，故先問征衣失否，為的是向呆將討個實信。如若失征衣事真，是孫武詐贓事定假，詐贓事假，則焦廷貴毆辱欽差之罪不免。天子想罷，便問道：「焦廷貴，狄青解到征衣究竟怎樣？且明言上來。」焦廷貴道：「征衣到也到了，因不小心被強盜搶去，險些狄欽差吃飯東西都保不牢。」國丈在旁，心頭暗暗喜歡，難得聖上問失征衣事，更喜這莽夫毫不包藏。天子聽了失去征衣，點頭又問：「焦廷貴，失在那裏？」焦廷貴道：「離關不過二百裏，是磨盤山強盜搶去，那人不知，誰人不曉？」天子道：「失去多少，存留多少？」焦廷貴道：「搶得一件不存。」龐洪想道：聖上若再問下去，射殺贊天王、子牙猜事情必敗露了，須要阻當君王詰問為妙。即俯伏金鑾奏道：「臣啟陛下，那焦廷貴乃楊宗保麾下將官，今日已經認失征衣，此事既真，事事皆實了。狄青冒功抵罪，楊宗保屈殺無辜，李沈氏他冒功屈殺之語，實為確切，孫武詐贓顯無此事了。焦廷貴如此強暴，豈無毆辱欽差之事？此案內情委曲，誠恐有費陛下龍心，伏祈陛下發交大臣細加嚴審，詢明復旨，未知聖意如何？」天子道：「依卿所奏，但此事非小，不知發交何人？」國丈道：「臣保薦西臺御史沈國清承辦，必不誤事。」

當時聖上準了國丈奏議，發交西臺御史審訊。沈御史口稱「領旨」，早有值殿將軍拿下焦廷貴，他還是高聲大罵道：「你如此真乃糊塗不明的皇帝了！怎麼聽了這烏奸臣的話，欺我焦將軍麼！」國丈大喝道：「萬歲前休得無禮！」焦廷貴乃一莽漢，怎知君上的尊嚴，還不斷大罵好賊狗畜類，當有值殿官急將焦廷貴推出午朝門外，押回囚車而去。國丈奏道：「押解官沈達不可放歸邊關。」天子問道：「何故？」國丈道：「臣啟陛下，倘然回關，楊宗保得知，自覺情虛，恐生變端。且將沈達暫行拘禁，待詢明之後，方可釋放。」天子準奏，著將沈達暫禁天牢，值殿官領旨，登時將沈達押下天牢去了。

天子退朝，當有一般大臣見天子事事準依國丈，一個個敢怒而不敢言，只有龐洪、孫秀一退朝，便命人打開孫武囚車，同至龐府。若問孫傳郎是犯官，因何沈御史既領旨審辦，又不帶去？只為一班奸黨相連，私放了孫武，獨欺瞞得朝廷耳目，仁宗時奸臣勢燄滔天，大抵如此。這且不表。

當日孫武隨著龐洪、孫秀至相府，胡坤亦來敘會。國丈道：「出京之日，一力肩擔，怎生倒翻楊宗保之手，幾乎累及老夫，實乃不中用的東西！」孫武道：「非我不才，他們早已暗算機關，裝成巧計。」孫秀道：「岳父大人，且免心煩，如今埋怨已遲了。但這焦廷貴已招出盡失征衣，只要沈御史用嚴刑追逼他招出狄青冒功之事，不懼楊宗保刁滑勢大，即狄太後、余太君也難遮庇。」四人正言，沈御史也到了，說道：「晚生特來請教大師，這焦廷貴如何審辦？」國丈道：「這些小事還來動問麼？只將焦廷貴嚴刑追究，失征衣之事，已經招出，還要他招出李成父子功勞被狄青冒去，焦廷貴又受賄硬證，楊宗保不加細察，反將李成父子糊塗屈殺。再審得孫武詐贓是假，焦廷貴毆辱欽差是真，審明復旨，將這狗黨斬的斬，殺的殺，豈不快哉！」胡坤道：「太師，想那焦廷貴乃錚錚烈烈硬漢，倘然抵死不招，怎生弄法？」國丈道：「他抵死不招，何難之有？做了假供復旨即可。」沈御史喜悅應諾。此時堂上已排列酒宴，五奸敘的言談，宴畢各各告歸回府。

卻說沈御史進到內堂，時早過午，尹氏夫人一見問道：「相公，今天上朝，因何這時候方回，莫非商議國家大事？」沈御史道：「與你夫妻，說也不妨。」即將始末情由言明，尹氏夫人聽了，心中不悅，頃刻花容失色，叫道：「相公，此是他人之事，別人的冤，且妹子適人，已為外戚，何況李氏父子死有餘辜？凡人既出仕王家，須望名標青史，後日馨香，何以入此黨中，將眾賢良一網兜收？此事斷然不可，萬祈老爺三思。」沈御史冷笑道：「此言差矣！」下官若非龐太師提拔，怎能高陞御史，夫人你也那有此風冠霞

帔？”夫人道：“國丈今日勢頭雖高，但他刁惡多端，等他勢倒之日，料這老奸，必然遺臭千秋。”沈禦史聽了這“奸”字，怒氣直衝，連連罵道：“不賢潑婦，出語傷人，因何風平浪靜惹出閒氣來？”夫人道：“相公，不是妾身平空惹你動氣，不過將情度理，勸君以免災禍罷了。”沈禦史道：“那見我有災禍來？”夫人道：“老爺這般趨奉奸相……”言未完，禦史喝罵道：“不賢潑婦，他為何是奸相，奸從何來？你且說知！”夫人道：“妾是諫勸老爺忠君為國，何須動惱？我想國丈作盡威福，陷害忠良，貪財誤國，即妾不呼他奸臣，也難遮外人耳目。”禦史道：“你知他害了那個忠臣？”夫人道：“怎言不是？即今要扳倒楊宗保就是一樁。楊宗保乃是世代忠良，保護江山的元勳，即提督狄青，乃當今太後內戚，在邊關立下大功，亦武勇之臣，為國家所倚賴。若滅害了這等英雄，君王社稷那人撐持？老爺食了王家厚祿，須當忠君報國，方得後世流芳，趨炎附勢，千秋之下，臭名難免。倘不入奸黨，妾便終身戴德了。”禦史聽罷，怒道：“可惱賤人，你一無知女流，休得多言，如再饒舌，定不饒你！”

不知尹氏夫人如何答他，且看下回分解。